

长篇现实主义小说

Zhui Luo
Yu Sheng Teng

坠
落
与
升
腾

周洪明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长篇现实主义小说

坠
Zhui Luo
Yu Sheng Teng
落
与
升
腾

周洪明/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坠落与升腾 / 周洪明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0.10

(力扬文学作品丛书 / 贾风华主编)

ISBN 978-7-204-10723-0

I. ①坠…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528 号

坠落与升腾

主 编 贾风华

责任编辑 乌 恩

封面设计 李 霞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设计制作 成都力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86965206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27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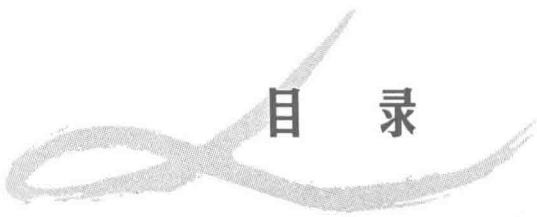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204-10723-0/I·2206

定 价 28.5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楔 子 / 1

- 一、初见端倪 / 2
- 二、美丽邂逅 / 3
- 三、溪畔定亲 / 5
- 四、校园初恋 / 8
- 五、风云突变 / 11
- 六、小镇婚礼 / 14
- 七、竹海失身 / 17
- 八、阴阳失调 / 19
- 九、欲海难填 / 22
- 十、车间称霸 / 24
- 十一、改股发迹 / 25
- 十二、以身换货 / 27
- 十三、田园牧歌 / 29
- 十四、直诉衷肠 / 31
- 十五、古老传说 / 33
- 十六、物化成龙 / 35
- 十七、青梅竹马 / 37
- 十八、祸起萧墙 / 40
- 十九、原来是你 / 42

- 二十、城市罅缝 / 44
- 二十一、溯流追源 / 46
- 二十二、难温旧梦 / 47
- 二十三、黑暗魑魅 / 50
- 二十四、酝酿基地 / 52
- 二十五、远走他乡 / 55
- 二十六、街头救助 / 57
- 二十七、追本溯源 / 61
- 二十八、社员大会 / 63
- 二十九、夫妻陌路 / 66
- 三十、初染毒瘾 / 68
- 三十一、搜身下跪 / 71
- 三十二、货保风波 / 74
- 三十三、涉足离婚 / 76
- 三十四、酝酿管理 / 79
- 三十五、乡村政变 / 81
- 三十六、夫妻异路 / 85
- 三十七、午间阴谋 / 87
- 三十八、夫妻对峙 / 89
- 三十九、高效管理 / 91

2 坠落与升腾

四十、土地风波 / 94

四十一、起诉离婚 / 98

四十二、秘密审计 / 100

四十三、黑云压城 / 104

四十四、针锋相对 / 107

四十五、婆媳争执 / 110

四十六、远虑深谋 / 113

四十七、大姐提婚 / 116

四十八、家庭裂变 / 119

四十九、集体春节 / 121

五十、绝地反击 / 124

五十一、农家裂变 / 127

五十二、播种春天 / 131

五十三、马失前蹄 / 135

五十四、梅开二度 / 140

五十五、暮色苍茫 / 143

五十六、深度关切 / 148

五十七、甜蜜爱恋 / 150

五十八、伟哥失效 / 155

五十九、医院闻讯 / 161

六十、秘密回川 / 164

六十一、大姐婚事 / 168

六十二、医院探访 / 171

六十三、破镜重圆 / 174

六十四、南国温情 / 177

六十五、表弟炊心 / 180

六十六、鸳鸯释怀 / 182

六十七、源业文明 / 187

六十八、县城婚宴 / 189

六十九、尽兴而归 / 193

七十、改弦易张 / 197

七十一、酒业事变 / 200

七十二、回归故里 / 204

七十三、县城探访 / 207

七十四、再婚烦恼 / 210

七十五、雪路坎坷 / 211

七十六、旧岁拜年 / 213

七十七、家庭混战 / 217

七十八、深陷雪窖 / 221

七十九、话说解扣 / 223

八十、轻言浓意 / 226

八十一、倾力救助 / 229

八十二、英雄末路 / 232

八十三、拨乱反正 / 235

八十四、有心栽花 / 238

八十五、用心良苦 / 241

八十六、欲禁致疯 / 245

八十七、拒绝诱惑 / 249

八十八、冲浪重逢 / 252

八十九、亲情救赎 / 257

九十、高歌猛进 / 260

九十一、震后联络 / 264

九十二、股份结算 / 268

九十三、花开三枝 / 272

尾 声 / 275

后 记 / 278

楔 子

夜已经很深了，大多数人家窗帘紧闭，放眼一瞧，似乎只有远处若有若无的微光。天上的秋月虽则圆润，却有些清冷。偶尔，远处公路上传来轰隆隆的汽车声，顷刻又归于平静。几只呢喃的昆虫，亦渐叫渐低。

李俊杰倚窗远望，室内仅开的顶灯把他的身影投缩到地上，淡黑而又有点模糊，就像他的心情，平静而又略显孤寂。在这样的秋夜，一般的人家早已入睡了，也许那些耐不着欲念的男女们已经赤身裸体，开始了人类文明所不齿的媾合。唯有我们的男主人公李俊杰还独自凭栏观夜，难能成眠。

足足站了半个小时，李俊杰才拉紧窗帘，若有所思地踱过主卧室，打开客厅的顶灯。此时，中央电视台一套正在播放《零点新闻》，音量开得很低，几乎听不到主持人说啥。但在李俊杰看来，她的半身影子鲜活而丰腴，这不禁使他联想到自己的妻子冷白羚，睡眠朦胧中，他似乎觉得电视中的主持人已经走下来，牵着她的手，走进卧室。要是三个月前，他们早已相拥入梦，而现在，偌大的二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房子，只剩下他孤苦伶仃的影子。不知不觉中，李俊杰不禁悲从心来，掩面痛哭。

正当李俊杰无言哭泣的时候，冷白羚已靠在自己乡下老家客房的木床上，木然望着已经熟睡的三岁女儿李瑶，或许是人们说的，夫妻之间有心灵感应的缘故，她同样没有点点睡意。为了不影响隔壁的老父亲，她特意用一张旧报纸挂在吊灯的灯座上，遮着射向门口的光线。余下的灯光恰好照着床前方桌上的那张照片，最前面的是他们一岁的女儿，后排左边为自己母亲刚去世时的父亲，而右边则是紧倚着的丈夫及自己。白羚明白，这是老父亲特意挑选这张照片放在像框里，放在方桌上，她更明白父亲的苦心：他是希望女儿能从这张照片中忆起自己与丈夫的恩爱，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去。但白羚知道，她与李俊杰之间有太多的隔阂与猜疑、疏远与冷漠，他们再也回不到原

2 坠落与升腾

来的生活轨道中去。

她不禁仰头，长长地叹了口气。

一、初见端倪

那是三月前的一个周五，在商业银行上班的冷白羚提前从幼儿园接回女儿，顺便在市场上买好肉、鸡、蔬菜等。回到家，她先把鸡洗净、宰好、炖在锅里，然后洗、摘蔬菜。但等到六点过，丈夫仍然没有回来，她连忙拨打丈夫的手机，但手机那头传来她熟悉的声音：“对不起，你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候再拨。”冷白羚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她的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张青春活力的脸——那是丈夫公司的助理高扬。她心中肯定地想：此时，李俊杰肯定与那个狐狸精在哪里鬼混呢！

这一走神，不小心菜刀在自己的左手食指上切了一下，鲜血直流。顿时她乱了方寸，直叫女儿：“瑶瑶，快！妈妈的手割了，把创可贴拿来。”李瑶一听妈妈受伤了，慌得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来创可贴，颤颤悠悠地撕下胶布帮妈妈贴上。好在伤得不是很厉害，只微微有些辣痛，白羚迅速地弄了点菜，招呼女儿吃过，女儿出去找小伙伴们玩去了。她忽然好像病了似的，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年前她发现丈夫与情人高扬乱伦的情景好像放电影似的浮现在她的脑际。

那是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五日的下午，银行计算机网络遭病毒攻击，全线瘫痪，单位只好全体放假。冷白羚一看到幼儿园接女儿尚早，就先在服装店买了件衬衣、长裤，准备先到丈夫的公司玩玩，再一起去接女儿回家，因为尽管在一个县城，但她上班，很少到丈夫的公司去。

丈夫的公司只租用了一个楼层，在顶楼六楼，一共八间办公室，仓库与车间在郊区。丈夫李俊杰的办公室在最里面左手那间，来到门前，正欲举手敲门，里面却出人意料地传来一个女子放荡的笑骂声：“李总，亲爱的，慢慢地来呀！”紧接着是她丈夫熟悉的声音：“扬，快！我要。”伴随这笑骂还有什么什物落地的脆响。冷白羚怒从胸起，本想破门而入，但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却使她失去了这种行动，她只是气得瘫坐在门前。屋内男欢女爱的声音更响了，几分钟后，传来了女子

的尖叫声和男人的喘息声。大概十多分钟后，门忽然打开了，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个二十多左右，上着黑色衬衣、下穿黑裙、脚套高跟鞋的年轻女性，这就是丈夫的情人——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扬。她的双唇红润，似乎还有点点水渍，那自然是刚才轻吻的结果。眼眶有些泪痕，那自然是激动的余味，边走边梳理头发，仍有些蓬乱。“啊，嫂子！你来了。”

她的脸马上有了三百六十度的转变，可谓春光明媚。“李厂长，嫂子来了。”然后款款地踱到另一间办公室去了。冷白羚没等丈夫来得及出来，就飞也似的冲过楼道，跳过一级级楼梯，向街道跑去。她听到后面丈夫急切的呼喊：“冷白羚，冷白羚。”但她却没有停步，泪眼婆娑中，她有些失态地穿过人群，向自己的家中跑去。

冷白羚就这样瘫坐在沙发上，进入了往事的回忆，似乎忘记了现实的一切，直到手机炫音响起。她拿过电话，一看是丈夫打来的，掀开接听键，传来了李俊杰冷冷的一句：“我出差了，后天回来。”“知道了。”冷白羚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知为什么，她明知道丈夫出的是什么差，但她觉得没有必要揭穿他的谎言，更没有力气哭闹。她想：要离开，再拉也拉不回来，那就听之任之吧。

七点过，女儿李瑶从外面玩耍回来了，冷白羚缓缓地站起来，开始照顾女儿洗脸、洗脚。此时的她，好像完全忘记了刚才的颓唐，变成一个慈爱热情的母亲。

二、美丽邂逅

李俊杰正与他青春美貌的公司总经理助理在一起，说起他们的故事，公司上上下下从副总经理到一般员工都会侃出一大段来。

那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八日，老夫子酒业有限公司到翠苑市职业技术学校挑选管理人员，李总与办公室小王驱车同往。尽管在源业县他们公司算作大企业了，但到了州府，他们企业就显得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他们的柜台前并没有多少人。一直到下午，忽然从稀疏的人群中走过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女生：“你们是招聘企业管理人员吗？我就是

4 坠落与升腾

学企业管理的。”李俊杰定神一瞧，这女孩衣着简朴，上穿方格翻领花衣，下着白色休闲裤，脚套半高跟白色凉鞋，但面容姣好，体格丰腴。李俊杰心里直咕噜：好像在哪里见过！忙不迭搓着手说：“对呀，对呀，欢迎你来应聘，说说你的情况吧。”这女孩就是高扬。她出生在凉山羌族自治县的偏远山区，自幼父亲害病去世，母女相依为命。三年前她好不容易考取这所职业技术学校企业管理专业，但家中一贫如洗，无法供给给她学费和生活费用，她是靠学校的奖学金、困难补助完成学业，但这些补助肯定是不够的，现在她还借贷银行五千多元钱。

当高扬陆陆续续地介绍自己的情况时，小王倒边听边记，而李俊杰的心早飞到其他地方去了。其实他自小亦是孤儿，多病的母亲靠一架缝纫机给人家打衣服养大了他，不知为什么？他不待高扬说完，便下了招聘她的决定：“我们公司决定录用你了，你七月份毕业就到我们那里上班。”高扬喜不自禁地向他们鞠了一躬。

七月刚一毕业，高扬便收拾好简单的行囊，跨进了老夫子酒业有限公司的大门。令她没想到的是，这竟是她的人生中一段歧路的开始。

从源业县车站下车后，高扬便肩背手拖行李，随后喊个三轮车，叫司机拉自己到老夫子酒业有限公司，两分钟未到，车子便在一个灰蒙蒙的六层建筑前停了下来。这个县城较大的一个旅馆“兴详旅馆”，现在已承包给私人了。门口挂着十多个白底黑字的公司单位名称。高扬仔细一瞧，才在倒数二列看到了自己将去上班的公司牌子，她才踏实了许多。在楼梯上往上爬时，恰好遇到一女子，一问，又知道自己要去的公司在六楼。一会儿，她气喘吁吁地敲开了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的大门。

坐在老板转椅上的人正是李俊杰，当他看到出现在眼前的高扬时，不禁笑了起来，而且心顿时有些发乱。她头上冒着热气，发丝有些凌乱，汗滴还在不断往外冒。姑娘没穿裙子，下着灰色长裤，上穿白色暗花短袖，胸前背后都被汗水打湿了。尤其令这个男人想入非非的是，由于背包带的拉扯，女孩胸前的那颗纽扣脱落了，李俊杰恰好看到了她的乳房，一个不太大却很坚挺，颜色红润的乳头。一向保持绅士风度的厂长顿时满脸堆笑：“欢迎你来我们公司上班，高扬。”并站起身手忙脚乱地帮她卸下背包。“谢谢李总，我自己放吧！”高扬对这个满脸堆笑的未来老板顿时没有了畏惧。也许是天意，或者是李俊杰故

意，在帮助她拿下背包时，他的右手臂恰好接触到了高扬的右乳房，好像是触到了一堆荒野里堆放的雪被，高扬好像是有一堆热浪冲到了她的心胸。只有两秒钟，两人都十分尴尬，但迅速就分开了，李俊杰又恢复了老板的面容：“高扬，你就先住在隔壁办公室里间，工作暂时就在办公室。”“好的，李厂长。”高扬也恢复了一个下属应有的面容，顺着他指点的方向，安置自己的小窝去了。

当高扬转身走出总经理办公室门的时候，李俊杰定定地看着他的这个新下属的背影，直到她消逝在自己的视线外。飞扬的黑发、苗条的身材、丰满的臀部，一米六五的身高。气质亦是不凡，真像她的名字高扬一样，一下便抓着了了一个男人的心。她缺少的是时装，一个女人应有的装潢。那些质地优良、色彩鲜艳、剪裁合体的外壳会使这个女人的风度至少可以增加七分，想到这里，李俊杰嘴边露出了一丝暗笑。他之所以选中这个女孩来公司，关键是看中了她的身体与身世。这是一个成功男人的秘密，换句话说，他在为自己的欲念满足找一个合适的猎物。一想到正在隔壁整理房间的高扬未来的样子，李俊杰不禁喜从心来。他猛地站起身来，朝办公桌上用力一擂，空荡的房间顿时传来“嘭”的一声，整个楼好像地震一样，晃了几晃。

三、溪畔定亲

几年前的李俊杰一无所有，既不是老板，也没有妻女，只是县级企业老夫子酒厂酿造车间的一名普通工人。

那是一九九七年的清明节，已经二十九岁的他到乡下舅舅家玩。他手提母亲准备好的一瓶老夫子瓶装酒、一块刚从市场上割的肉、两封几元钱一封的水果糖，半天就走到了舅舅的门前。中午吃饭时，舅舅禁不住直奔主题：“俊杰，你都二十九岁了，乡下同龄人娃儿都读小学了，像你表弟比你小几岁，两个娃儿都那么大了。你还是东游西荡的，赶快找个女娃结婚嘛！”

“没有合适的呀！我们家穷，工作又不好，人家瞧不起。”李俊杰连连叫苦。

6 坠落与升腾

“街上没有合适的，就在我们乡坝头找一个嘛，现在又不分农村、街上。”舅妈接嘴说。

“好呀，请舅妈给我介绍一个吧。”李俊杰生性就口齿伶俐，他来个顺水推舟。

“给你介绍了几个，你又挑，唉！你这人呀，东不成，西不就，我还懒得操那份心呢。”舅妈有些生气了。

“算了吧！舅妈，都怪我自己，既没有势力，又没有金钱。等我今后有钱有势了，再找不迟。”李俊杰知道打退堂鼓，为自己圆场。当然，他的内心不免有些凉意。

吃过午饭，其他人都去地里干活去了，李俊杰闲来无事，带着表弟三岁的孩子到处去玩。他信步走上舅舅家后面的海拔近八百米的高山，四下观望，顿时心宽气爽。后面是层层叠叠的墨绿色群山，山麓为星星点点村落农舍。初春时节，万物复苏，百花齐放，真是人间仙境呀！他不顾自己是老男孩了，牵着幼小的侄儿沿着山地疯似的跑呀、跳呀。不知不觉地他们来到了溪畔。忽然，李俊杰的眼光凝滞了，就在溪河对岸有个正在洗衣服的姑娘：浅紫色的高领毛绒衣、高高梳起的头发、白皙皮肤、俊俏面容。那双大大而明亮的眼睛，好像在笑。

“强娃，你跟谁出来耍呀？”显然，她正在向他们打招呼。

“我街上大表叔，羚嬢嬢。”俊杰的侄儿回答道。

“哦，今天才来的呀？”她显然在问大人。

“是呀！你在洗衣服呀？”李俊杰有些恍惚，在这山村僻野，忽然看到一个超凡脱俗的美女，他感觉到有些意外。

“嗯，我快休假完了，洗好衣服，好去上班。”

“哦！水凉哟。”他这才明白这个女子，是在外面上班的，老家在此罢了，难怪这么雅致。

“不会感冒的，只是清洗。在家里用热水搓过的，一会儿就洗完了。”她对他的细心也有点意外，说话时露出的牙洁白如雪。

晚上回到舅舅家，李俊杰自然有意无意地提起溪畔遇到的女子。通过大家七嘴八舌的介绍，他才基本搞清楚她的情况：冷白羚，舅舅同村老冷家的大女儿，前年从银行中专学校毕业，在县商业银行工作。不知为什么，从春节到现在一直在家，近两个月了。说是休假，看来又要去上班了。

舅舅和舅妈并没有看出李俊杰谈说冷白羚的真正原因，但年龄比

他小几岁的表弟张君与他的妻子黄玉花却看出了其中的端倪，显然，表哥对冷白羚一见钟情了。在小夫妻的怂恿下，第二天，李俊杰与小夫妻牵着小强，到溪对岸老冷家相亲去了。

老冷中年丧妻，独自一人带女儿白羚、儿子白源生活，又当爹又当妈把两姊妹拉扯成人。李俊杰一行人来到他们家时，老冷已带着儿子到街上去买农药化肥去了。映入李俊杰眼中的是一字排开三间土墙农舍，左边是厨房柴屋，右边是猪舍厕所。尽管破旧不堪，但可能由于近段时间冷白羚在家，收拾打扫比较勤，倒也干净整洁。此时，白羚正在厨房煮猪食，两手满是猪草、泔水、玉米粉。看到他们，她不好意思地在围裙上擦擦手，招呼他们到堂屋就坐。

“白羚姐，这是张君的大表哥李俊杰。”小强妈黄玉花抢先作了介绍，并随后呈上从家里带来的一袋礼物：一瓶泸州老窖，两包包装精美的糖果，一块家中最大的二刀肉。然后说：“这是带给你爸爸的。”

冷白羚接过礼物，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说：“哦，这是干什么哟！耍就是了嘛，不要这样客气。”她把礼物提进里屋放好，出来又说：“昨天我们见过面的，他带小强溪边玩。”白羚一边招呼大家就坐，一边清洗茶盅，给他们泡茶。心里却有些嘀咕：我们两家虽则隔溪相望，但近来没有来往过，他们究竟来干什么呢？当她把茶端到李俊杰的手中，无意间看到小伙子定定望着自己，她对他们的来意顿时猜测到了三分。她仔细一看那人：高挑的个子，漂亮的分头，轮廓分明的马字脸，含情脉脉的眼神，衣着虽不名贵却亦讲究。擦得锃亮的皮鞋好像有人影在晃动。这似乎就是她曾日思梦萦的“白马王子”呀！想着想着，她有些走神，端茶的双手停了下来，嘴也说不出话来了，有些木然地站在那里，起码有十多秒。这一切被黄玉花看在眼里，她的心中暗暗叫好，她马上脸堆笑容，站起来接过冷白羚端着的茶杯：“不忙！不忙！你去喂猪去吧！我来泡算了，都是年轻人，随便点。”冷白羚这才缓过神来，顺势离开堂屋，避免了更多的失态。

黄玉花坐了会儿，留下两个男人带着小强在堂屋里看电视，跑到厨房里去帮助冷白羚煮中午饭。一点过，老冷与儿子冷白源回来了，大家一起吃过午饭，张君趁机向老冷说明来意。

不想老冷倒亦爽快：“小君，谢谢你来说这件事情，我只有这个女儿，俗话说‘长子当父’，我这个家这几年好得白羚的操劳。至于小李的事情，就看他们有没有缘分了。倒不知你表哥在哪里上班？”

“他在老夫子酒厂酿造车间上班。”张君很真诚地答，“就是我去年做个半年的那个厂。”

“哦，不错！两人都在县城，很好。”老冷有些放心了。

他们又把李俊杰和冷白羚叫到堂屋，询问两人的意见。冷白羚显得有些局促，好像心里有事似的，在父亲的追问下，她只说了句：“那交往来看吧。”看来是默认这件定亲，于是两家皆大欢喜。

四、校园初恋

冷白羚答应这件婚事是有其原因的，其实，就在几个月前，她才经历过人生最难的割舍——与她相恋两年的男友朱树依分道扬镳。

她是在就读的市银行中等专业学校二年级时与高她一个年级的朱树依相识相恋的。冷白羚高中二年级时，母亲去世，并因医病欠下几万元债务。家中一贫如洗，成绩优异的她亦受到影响。高考时只考取了中等专业学校。学费与生活费都成困难，学校了解这个情况后，叫她负责校园后花园的垃圾清理工作，以取得一定的报酬。每天中午和下午，当别人都在休息、玩耍时候，冷白羚便带上扫帚和提筐，边扫地边拾果皮纸屑。

那是一片美丽的树林，在学校后山的长江重要支流金沙江畔，自然风光独具一格，虫嘶鸟鸣。被学生们称为“情人林”，每到黄昏、傍晚时候，那些谈恋爱的学生们就会溜到这里，相依相偎、窃窃私语，偶尔还会发生一件为学校纪律不允许的事情。冷白羚有时亦会遇到谈恋爱的同龄人，一个怀春的少女，看到别人卿卿我我，难免心有所动，但想到自己的家庭处境，自然也就低首敛眉，置若罔闻。

十月的一个星期日，天空下着秋雨。冷白羚想：因为几天下雨，没去打扫，树林里的垃圾恐怕很多了吧！于是穿上胶纸雨衣、左手提竹筐、右手拿起扫帚向树林里走去。空旷的树林里空无一人，只有秋雨打击树叶与树叶飘落的滴滴答答。冷白羚忽然觉得有些害怕发冷，她稍不留神，脚下一滑，一头便从一个大概只有四十五度的短坡上滑了下去。刚巧头碰到一根树干上，她“啊”地叫了一声，顿时昏了过去。

醒来已经在学校医务室的临时病床上，她的床边除了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外，还有一个戴着眼镜、长得眉清目秀的男生，这个人冷白羚认识，他比她高一个年级，是学校学生会干部，负责文艺工作，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经常看到他的影子。经医生说明，是他把冷白羚背着送来医务室的，这个人便是朱树依。

“谢谢你！朱师兄。”头部还有些疼，但冷白羚还是勉强笑着，真诚向朱树依道谢。

“不用谢，只要你没事则行。”不知是余惊未息还是衣服淋湿有些冷，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你回去换衣服吧。”冷白羚体贴地说。

“不慌，要是你没事，我们一起走吧。”朱树依坚持陪着她。

医生再次给冷白羚进行了检查，除了点擦伤，其他并无大碍。她之所以昏厥，一半是惊恐，另一半是因为她营养不良。于是医生把她扶起来，说：“那暂时回去休息吧！若有不适就去医院检查，树林卫生就暂时不要去扫了，实在感觉不对劲便向班主任请假，卧床休息。”

朱树依把她扶下床，搀扶着她走出医务室。冷白羚有些不好意思，毕竟他是个男生。于是扶着墙一步步地向女生寝室走去，朱树依马上跑回去，拿起她丢失的提筐、扫帚，一直把她送到女生寝室楼下。

后来的一个星期，朱树依承担起了打扫树林卫生的任务。冷白羚恢复后，“爱情林”便由他俩共同打扫。从偶然相遇，到纯真友情，再到知心恋人，他们也像同龄的其他孩子一样，成为“爱情林”的又一道风景。

一天下午，朱树依和冷白羚定时见面了，但树依并没有马上扫地，而是叫白羚坐下。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刊物，原来是学校文学社主办的社刊《青青草》，上面诗歌园地栏目刊发了他的抒情长诗《致白羚》。白羚一时很激动，不料朱树依抢过刊物，半跪在她的面前，大声地朗诵起来：“爱情林偶然相逢，林荫道促膝谈心，青春的小鸟展翅飞翔，白羚呀！你的笑颜是我心中永远的玫瑰。”冷白羚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也半跪在地上，双手紧搂着朱树依的颈项，两片热唇向他的热唇贴去，顿时像天昏地暗、日月无辉。整个世界只有了他们的相拥，定格为爱情林上的最美风景。很久很久，他们才从热吻中缓过神来，四目相对，阴阳相碰，顿时似雷鸣电闪。他们彼此没有了自己，似乎只有了对方。待风定云清，他们又手牵着手，双双拿起扫帚，迅疾地清扫那片爱情林

上的垃圾。

几个月后，朱树依毕业分配了，由于他父亲调任，他随父到了另一个市的人民银行工作，他与冷白羚的恋爱关系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因为作为一名市级领导干部的儿子，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然该找门当户对的儿媳妇，怎么可以去找一个毫无家庭背景、生长在农村、且长相一般的人为儿媳妇呢？但朱树依自幼博览群书，又喜欢写作，他在父亲母亲的反对声中一直坚持着，亘誓旦旦地要等到冷白羚毕业，分配到他工作的林云市去上班。

那是冷白羚毕业分配的那个暑假，正当她准备收拾行李回老家时，朱树依打个电话给她，叫她到他上班的市人民银行去找他，说有重要的事情与她商量。于是冷白羚立即坐上赶往林云市的客车，半天才达到目的地。

朱树依早已在林云市南区长途汽车站等待。冷白羚一方面很高兴，毕竟见到了一个多月未见的恋人，另一方面心中隐隐有些担忧，怕自己没法分配到林云市。朱树依一见白羚，便抢过她的行李自己背上，右手牵着冷白羚，招手钻进一辆出租车，向市中心方向驶去。

“我去你们家吗？树依。”冷白羚打探起朱树依父母的态度。

“不，他们会拒绝你回去的，我们暂时住在旅馆。”朱树依说，看来他父母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那你这样急着叫我来做什么呢？”冷白羚顿时觉得事情并没有开初想象的那么好。

“我们自己想办法吧！父母不会帮我们的。”朱树依只好道出实情。

冷白羚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她知道，没有朱树依父亲的活动，单凭朱树依一个人的能力，是不能把她这个定向生分配到另一个市去工作的。她不禁坐直身子，稍微离开一点朱树依的肩膀。

十多分钟后，出租车在市中心迎宾旅馆门前停了下来，朱树依扶着冷白羚直接上了大楼，在809号门前停下来。显然，他早已为冷白羚预定了房间。下午，他们又到市区去闲逛了一下午，两人已经有些腰酸背痛的感觉，冷白羚便说：“树依，我洗个澡，你要回去就回去吧。”

“不，我不会回去，你洗了我洗。”

“什么？怎么能这样呢？我们不是没有结婚吗？”

“结婚！不一样吗？”朱树依反而觉得奇怪。

冷白羚不快地走进洗澡间,当她搓洗着自己光洁的肌肤时,一方面像有所期待,另一方面又有些害怕。她知道,今晚自己与他会发生什么,她的心七上八下的,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到来是正确还是错误。

她洗完澡出来后,朱树依马上进了洗澡间,身体内有种强烈的冲动,他甚至急不可耐地几下冲完澡,便穿上睡衣,跑到沙发上抱着冷白羚的后腰。就像世界上所有男女的第一次一样,他们激动得手忙脚乱,在沙发上,他很快进入了她的身体。十多分钟后,房间外的走廊上都能够听到他们愉快的呻吟及同步起伏时的振动声。他们两人的交合是爱情的结果,不管现实的情况将会如何,他们都将无怨无悔。

那晚,他们又相拥床上,连续做了两次。

冷白羚和朱树依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领结婚证,但牛刀初试的他们跟所有新婚燕尔的情侣们一样,内功十足、黏黏糊糊。朱树依尽管家住市区,却十多天都没有回过家,中午回来,有时候他也央求冷白羚陪他睡觉。个中幸福用大家最喜欢的话来说,就是比蜜还甜呀!

五、风云突变

冷白羚并没有分配到朱树依所在的林云市,原因是朱树依父亲朱世挺漠视他们的关系,没有过问冷白羚分配的事情。要不,作为林云市林业局局长的他要把儿子的未婚妻分配到本市工作,想来是件不难的事情。而朱树依作为一名刚刚分配一年的大学生、一个小小的银行职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局面的,尽管那人是自己痴心相恋的女人。

冷白羚被分配到自己委培县的商业银行上班,她与朱树依的空间距离又增加了三十多公里。坐车几乎要大半天的时间,他们仍然处在热烈的相知相爱中,并约定不顾父母的反对,利用十月黄金大假的七天时间到外省旅游结婚。

眼看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了,冷白羚好几天都没有得到朱树依的电话,心中不免着急起来。打他的手机都关机,直接打座机到他上班的单位,得到的回答是:朱树依请假三天了,几天都没来单位。她顿时感觉事情有些蹊跷,于是三十一日上午一下班,便马不停蹄地跑到汽

12 坠落与升腾

车站，中途转了一次车快速向林云市赶去。

黄昏时分，她抵达林云市。几经询问转车后，在华灯初放之时，她终于出现在朱树依父母家的庭院门前。这是一个布局精致、雕饰考究、摆设豪华的官邸公寓群，住在这里的全部是林云市级机关的高级干部。每座公寓中间为两层西式建筑，前面左右两片花圃，中间还有楠木、芭蕉、榕树，一条甬道直通底层的客厅门。后院还有水池、小花园、亭子、及可以打牌、下棋的石凳石椅等。

冷白羚掀响门铃，一个腰戴围裙的保姆疾步走来，隔栅栏问：“你是冷小姐吧？”

“是呀！你咋知道？”

“哦，我看过你和树依的照片，请进吧。”保姆解释说。

紧跟着保姆穿过庭院小径，走进了客厅大门，冷白羚眼中映入的是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朱世挺及其妻子、朱树依都端坐在客厅里，好像专门等待她的来临。

“哦，你来了。”朱树依脸上没有以前见面时的惊喜，相反，他好像换了一个人，或者病了似的。只微微直了直身子，望一望冷白羚，又瞟一眼父亲，便耷拉着脑袋不再出声。

保姆给冷白羚沏杯茶，退了出去。这时，坐在一旁的朱世挺开始说话了：“冷白羚，朱树依已经把你们的事情全部给我们说了。作为父母，本来不该干涉你们的，因为恋爱婚姻自由。但我只有这一个儿子，我们自然希望他能够幸福。你看，你们空间距离相隔八九十公里，坐车要大半天时间，假如结了婚，根本谈不上家庭生活，怎么谈得上幸福呢？”他的声音表面平淡缓慢，但骨子里却有种居高临下和不可抗拒的味道。

冷白羚有些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但作为一个女人，她知道抗争是她现在唯一的出路：“是的，朱伯伯，但我们都喜欢对方，这就是种幸福。至于距离，我们结婚后会想办法调动的。”

“是吗？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从县城调到市区，我们儿子绝对不允许调到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去。你有办法调到这里来吗？”朱世挺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这——”冷白羚顿时失语。她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泪水，只好眼泪巴巴地望向朱树依：“树依！”

朱树依看出冷白羚悲伤无助的样子，但没有任何办法，他低头敛